

回憶隨筆 遙想當年在音樂系系館走廊上，捉弄女學生的兩位老頑童。 黃佩芬

此文無關勵志人生，也不做引經據典的研究論述，只想聊聊，曾經在東吳大學音樂學系作育英才的兩位老師，盧炎與戴洪軒。回憶他們身為藝術家的浪漫情懷、兩位老師彼此間亦師亦友的惺惺相惜、以及在東吳音樂系，與學生們共渡的美好歲月。記得當年兩位老師總在下課後，與學生們相約到校外打牙祭，與學生們話家常，是天南地北的百無禁忌，學生們的班遊，也不忘叫上兩老一同。這兩位沒有世俗教師架子的老師，一位給人略帶羞澀、溫文儒雅的學者形象，另一位則是滿臉通紅的豪氣發語，有時甚至玩得比學生還瘋的音樂狂人。

盧炎，這位幾乎將後半餘生，奉獻給東吳音樂系的台灣知名作曲家，在尚未找到人生伴侶前，經常都能在系上看見他的身影，可說是以校為家的存在。盧老師在系上教授理論課，音樂系幾乎沒有不認識他的學生，加上他喜歡在系館裡，假裝不經意的，露出預先裝上吸血鬼的門牙，學生們對於他的頑皮絕對印象深刻！作為一位作曲家，盧炎老師亦培養了許多優秀的新世代，當今在台灣樂壇上的多位作曲家，都曾經是他的門徒，例如：東吳音樂系教授張玉樹、現代音協台灣分會前、後任會長李子聲、潘嘉琳，現任雙溪樂集會長林岑陵、文化大學國樂系系主任王樂倫……等，如果加上上過老師理論課的學生做為計算，那真的是族繁不及備載，包括接下來要介紹出場的老師戴洪軒，也曾經是盧老師的作曲主修學生之一。

戴洪軒在國立藝專（現臺灣藝術大學前身）求學時的主修老師是盧炎，兩人是從師生關係演變發展，成為情義相挺的終生好友。對盧炎來說，雖然家人都住在美國，然而台灣卻是一個能讓他感受到溫暖，不會覺得孤單寂寞的地方。尤其與古靈精怪的戴洪軒熟識後，有了可以談天論樂的對象，戴洪軒還曾帶著盧老師，見識台北的娛樂生活，例如：到地下舞廳喝酒，雖然盧老師不愛。盧炎曾在「盧炎傳：冷艷的音樂火焰」（註 1）書中透露，當時決定留下來在臺北常住，沒有回美國與家人團聚，絕大部分的因素是這裡有戴洪軒。戴老師在音樂系教授的「和聲」課程，沒有參考書目，也沒有主要課綱，卻能在短短兩節課的時間內，只利用 I、IV、V 級，三個簡單的基礎和弦，演繹從裝飾到轉調，完成變化複雜的一首完整音樂。筆者對於戴老師的印象，則永遠停留在那天和聲學下課時，他一臉故作正經，卻又調皮的，挽起了學生的手臂，哼唱著結婚進行曲，腳步隨著節拍，一步、一步、緩慢地走在系館的走廊上，學生當然也配合著劇情，跟著演下去囉！

註 1：《盧炎傳：冷艷的音樂火焰》作者：陳黎。時報文化出版。1999-09-14 ISBN/ISSN:9571329789。

以下簡述兩位老師的生平與軼事:盧炎(1930-2008),出生於中國南京,小時候由母親啟蒙音樂學習古琴。1949 年來臺,就讀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(現臺灣師範大學之前身)音樂學系。1963 年赴美,先後就讀於州立東北密蘇里師範學院、曼尼斯音樂學院、以及紐約市立大學。1976 年,盧炎應邀返臺擔任東吳大學客座教授,隔年再度赴美,進入賓州大學主修作曲,師事喬治羅伯克(George Rochberg)和喬治克蘭姆(George Crumb)。49 歲取得碩士學位後返臺,受聘任教於東吳大學音樂系直至退休。作品曾經二度榮獲國家文藝獎,2003 年獲頒「東元科技人文獎」,成為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作曲家。

作曲家盧炎的代表作品有,《浪淘沙》(1973)、《憶江南》(長笛與鋼琴二重奏及小型管弦樂、室內樂版)、《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(2006-08)等。由上述多部作品,都被取名為「憶江南」,可想而知,江南在盧炎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!他曾在音樂會的「樂曲解說」中提到如何欣賞這個作品,「可以想像身處江南的村外田園,景色怡人,心情恬適。」這或許是他,出自於懷念兒時情景,亦或是其中隱藏著一段,令人難以忘懷的情感寄託?

「憶江南」這三個字,是作曲家暗藏在樂曲中的重要密碼,是為了某位縈繞在他心頭,無法揮別之女子的寄情。故事要從 1977 年講起,根據「盧炎傳:冷艷的音樂火焰」一書中的記載,盧炎二度赴美唸書前,樊曼儂老師曾介紹一位,想要報考音樂系的高三女學生跟他補習音樂,「雖然不是很漂亮,但氣質不錯,頗有藝術細胞。」筆者猜想這應是盧炎老師給子女學生的印象評語。以下是節錄自《盧炎傳:冷艷的音樂火焰》,第四章「憶江南」中的幾段文字,對於這段感情有詳盡的描述。

「他對盧炎非常好,讓一向不知如何與女孩子相處的盧炎有點迷惑錯亂,女孩經常跑來東吳,想要留宿在盧炎住處,盧炎總是將他送回學生宿舍。有一晚女學生又跑來,盧炎沒有趕她走.....。」

欲知後續詳情,請查閱原文,筆者不在此贅述。後來盧炎匆匆出國,女孩也考上東吳音樂系,對盧炎的不告而別頗感生氣。

「1979 年盧炎學成歸國,女孩已經大三,雖然交了男朋友,卻仍然常來宿舍找盧炎,他們的關係比以前更為親密,女孩要求盧炎為她寫一首樂曲作為畢業禮物。」盧炎答應了她的要求,那位女孩主修長笛,於是寫了一首《長笛與鋼琴二重奏》送給了她。

「隔一年,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指揮徐頌仁向他要首管絃樂曲,時間急迫,只有一個月。盧炎來不及做,遂拿《長笛與鋼琴二重奏》來改編,完成後需要一個名字,盧炎左思右想,將之命名為「憶江南」,把女孩的姓「江」嵌在其中。」

女孩最終並沒有與盧炎走在一起，而是嫁作他人婦，藝術家的浪漫情懷，僅只能將感情寄託於作品當中。

戴洪軒（1942-1994）出生於廣東，十四歲來臺定居，高中時受朋友影響，產生興趣開始學習樂理，進而報考，並且畢業於國立藝專音樂科理論作曲組，1967 年進入苗栗文林國中任教，陸續於報章雜誌上撰寫音樂專欄，亦曾任職於廣告公司製作廣告音樂，1974 年專任於東吳大學音樂系，1977 年舉行個人音樂作品發表會。戴洪軒留在世上的中文著作，遠比他的音樂作品出名許多，在他過世後重新集結出版的「狂人之血」（註二）一書，首頁上是這麼形容作者：

右手作曲，左手寫詩，嘴裡諄諄教誨
文音並茂，渾然天成的音樂導聆專家

戴洪軒曾任教於東吳大學、文化大學、實踐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師大附中和光仁中學音樂班在世五十二載，完成器樂曲二十首，聲樂曲十三首，著有《談電影配樂》、《狂人之血》、《洪軒論樂》，並有詩作及散文發表，「戴洪軒是個狂人，相信身邊的人都領教過其猖獗。但以音樂為宗教，他也是十足的聖徒。他化身第一人稱體例，書寫介於小說與傳記的胡果·沃爾夫妄言，那種謙卑、內化又出神的創作高度，三十年來每次重讀都有不能止抑的澎湃。」

1984 年夏天，戴洪軒老師拿了自己寫的詩，問盧炎老師會不會做有歌詞的曲子？長度達 13 分鐘的《林中高樓》，為女高音聲樂曲因而誕生，當時的報紙是如此寫道：「盧炎在寫作上的運用十分自由，鋼琴部分十分吃重，與歌唱成為二重奏，是少有的精彩作品。」在「冷艷的音樂火焰」書中有一段對這首樂曲的描述，「此曲從頭到尾建立在 E 大調的骨架上，以一個特定和弦貫穿全曲，但中間不乏變化。這和弦是音樂開始時的第一個和弦，也是結束時的倒數第二個和弦，它與最後的主和弦構成一種類似「阿門終止式」的終止，呼應詩末「回到漆黑寢園安眠」一句死亡、安息的氣氛：

晨起舉目
窗外一片憂愁森林
一如體內神經
我步入林中
一如步入體內
那兒吹拂輕輕涼風

註 2：《狂人之血：戴洪軒談樂錄》作者：戴洪軒，陳家帶。遠流出版社。ISBN:9789573273318。

舉步向前
林的盡頭
升起塔樣高樓
你在樓上用墜入深淵的重量
梳你漆黑長髮如夢
那是我渴望安眠的漆黑寢園

憂愁森林中
輕輕涼風
拂動你長髮如夢
將清晨拂動
拂動成黃昏
引領我回到故鄉
回到漆黑寢園安眠

而書中另有一段文字，提到了兩位老師，雙方性格互補，互相欣賞的好感情。

「盧炎的母親從未見過戴洪軒，總對盧炎說：戴洪軒不是好人，他唬你，說你音樂不錯，你就對他好，他就拉你去喝酒。但盧炎卻甘心受騙，經常與戴為伍，除了因戴洪軒很欣賞他的音樂，對他講述對他作品的體會，為他打氣，戴洪軒對西方藝術，對中國文學、詩詞感受之深，也讓盧炎佩服。盧炎覺得戴洪軒的思想接近存在主義、虛無主義，對西方文化很有認識，對音樂的感受很敏銳，是個很純淨的人。」

筆者在東吳音樂系唸書時，即拜讀過戴洪軒老師的著作，對於作者描述希區考克電影中的配樂，是如何配合劇情發展產生詭異音效、電影「大白鯊」在大白鯊將要出沒前，定音鼓如何製造緊張氣氛的描述，其細膩深刻的見解，深感佩服至今難忘。盧老師常在自己的樂曲封頁上畫一匹驢，戲稱自己是老驢，他在分析樂曲時會先講求大原則，描出主要輪廓，再逐一做細部的探討。也是那種會說到哪，就起而行的隨性；曾經在上課中，盧老師才說自己體弱多病需要鍛鍊強身，隨即起身走到牆壁面前，為學生做起了靠背功（氣功）的示範。喜歡跟學生聊天、聊易經、聊金庸的武俠小說（註 3），筆者對於在武俠小說中，各門派俠客的高強武功產生好奇，即是受到了盧老師的影響。

註 3：洪七公是金庸小說《射鵰英雄傳》和《神鵰俠侶》當中的角色，為小說中武功最絕頂的高手之一，乃「天下五絕」之一的「北丐」丐幫幫主，身穿破爛衣服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之人。

打趣地稱呼盧炎與戴洪軒兩位老師是老頑童，其實是筆者私以為，他倆始終保持著赤子之心，真誠地面對音樂與人生，不爭名不爭利，猶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洪七公，武藝高超、世事了然於心，卻與世無爭淡泊名利，而洪七公在小說裡的渾號即是「老頑童」。



盧炎與戴洪軒的同框合照（擷取自網路）

:



盧炎、戴洪軒兩位老師，與學生（81 級校友）同遊花蓮合照留影。